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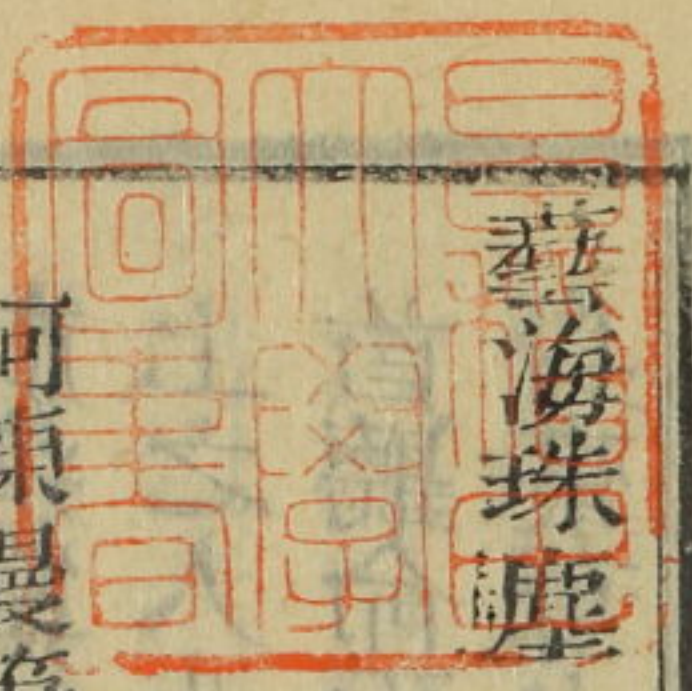


藝海珠塵

14
1627
41



門 14
號 1627
卷 41



藝海珠塵

子部雜家類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上海李丙曜應坡友瞻校

呵凍漫筆卷上

談修纂修字思永江南無錫人明嘉靖間人仕履無考所著尚有惠山古今考避暑漫筆

嘗觀子輿氏論臣品有三足以繫臣道矣及觀之記曰
事君有犯無隱則抗疏直言尤人臣立朝大節余錫
入國朝如倪柱史敬華黃門景揚主政淮黃柱史正
色張黃門選悉以諫顯嗣後乃寂然不聞有折檻之
風豈朝政果無可言乎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邇來

藝海珠塵

呵凍漫筆卷上

25 10.30
購 茶

若顧主政憲成其弟主政允成高大行攀龍安主政
希范先後上疏直言時政有降級者有削籍者朝廷
處分不同誠足以追美倪華諸公爲一時盛事第得
如海剛峯公瑞不以敢言自負便謂人莫敢侮而清
介益勵雖處貴盛終身不渝固言官之遺範乎乃有
抗疏廷杖忠義可謂凜然未幾起廢躋清要歸而虎
視鄉黨一切兼併侮辱之事肆志橫行而毫無忌憚
上之人心知其非錄其直而姑容之下而小民因囚
首聽命而莫敢誰何則曩者一時抗疏之節祇爲終
身豪奪之媒安足列於臣品哉余願今之爲言官者

以剛峯公爲法彼敗名於一諫之後者深耻而痛懲
之斯可以語完臣矣

余錫以孝行著聞者自晉華實而下雖代不乏人而載
諸邑乘者僅十有餘輩爾邇者西溪尤弘祖故府丞
尤公魯之孫也府丞公歿其子紹芳以糧役備重破
家至身無立錐弘祖性機巧習雕煥之技凡什器出
其手者人爭艷慕之售者必高其直父若母日起飲
食費悉取辦焉年三十有餘尚未授室自且抵暮手
雕煥不輟直至舉以授父母無怨言南關鄧弘道者
七齡喪母歲時舉奠哭必盡哀終身誓不茹葷以伸

劬勞之報萬歷十六年其父夢驚染危疾服藥不效
弘道潛以刀割股肉作羹以進父食之病愈胡家渡
胡起鴻者其父秉倫業農而貧萬歷十七年染疫起
鴻苦力不能迎醫思割股爲療禱古廟得吉筭歸卽
刃股肉裹創手烹以進父正昏曠食而惺病亦尋愈
夫弘祖產自膏粱乃攻技藝以養其親弘道清貧自
守至割股以愈其親起鴻目不知書亦割股以愈其
親非孝由天植者詎能然乎
傳云婦人從一而終又云烈女不更二夫古訓昭然可
鏡也錫中貞婦宋已前無可考自元陳氏華氏追國

朝如劉氏范氏及余祖姑談氏夫死守貞者三十餘
人若單氏熊氏俱未嫁夫死誓不議婚載諸邑乘誠
是以風世余庶母李氏燕女也余父任鴻臚娶之適
旅時年始十六亡何有娠因攜歸不半載生余弟逾
年而余父病亡年猶未及笄也余閨闈甚肅廬兒八
歲入有禁女奴八歲出有禁因指闈闈而示之曰汝
未亡人也慎無輕出此闈焉者唯唯而退撫其子守
孤帷未嘗輕踰闈闈余甚重之弟亦知向學得遊黌
校不幸爲讒口中傷以誑誤削籍母聞子變遂鬱鬱
不伸眉年未及五旬而卒未由上其事於當路以沐

旌典良可悲矣胡球陳廷簡女許字同里楊達士年
十八而達士卒女聞訃截左耳誓不易志赴夫家慟
哭成服而歸母語之曰汝志誠篤固當養汝脫父母
老且死汝將疇依乎女曰父母而年七十兒年亦五
十矣人生豈盡高年乎母曰然則家貧奈何乃日起
拮据布衣蔬食以自給歲時必往省舅姑俟妯娌有
支子可繼歸楊而終老焉東郊陳餘女幼穎慧婉嫻
寡言笑家貧無屏設而閨左罕覩其面女紅暇輒從
母丐錢易孝經列女傳往往羨杞梁妻秋胡婦高行
年十七字徐氏子文美蓋篋工耳萬歷廿有二年春

文美爲人璧升屋墮河創甚病死聞訃一慟絕倒蘇
而詒其母曰汝第治酒脯作奠女乘間經死檢所遺
衣帶間書有生旣爲夫婦死當爲鬼妻同衾旣不能
同穴不相離死後鄉學憲迪光爲作傳與邑士大夫
賻弔焉夫李氏不過一媵耳年未及笄而孀居自守
惜哉死於鬱也陳氏守貞截耳誠足以媲美單姬若
陳氏聞訃而視死如歸卽古烈丈夫何以加焉

溫人趙彥宵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襲十二年事兄彥
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生業日壞彥宵諫之兄
怒遂拆籍不五年而兄資產蕩盡公私逋負尚三千

餘緒彥宵因除夕置酒告其嫂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火之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弟意勤懇遂受之次年彥宵與長子俱鄉薦登第夫彥宵敦克恭之誼而塵視資產誠非人所易及余覩記錫中得二人焉華光祿露封公麟祥庶子也封公冢子正郎雲生有五子光祿生與正郎公冢孫同歲封公夙有遠見命與諸孫伍行居四焉光祿年甫十二而

封公卒正郎好讀書不視家生產悉委之家督以故光祿析產亦與諸孫伍得六之一光祿父事其兄無間言正郎好行其德而出入之柄莫能自操常鞅鞅不樂光祿捐已貲千金授之正郎公喜書菰川圃券酬焉正郎歿圃爲諸姪孫行售之他姓弗與較人皆義之主政安希范父僉憲如山有冢子年已長矣後妾生三子最後復有妾生希范命後其亡弟如陵希范甫七歲而僉憲卒妾前生二子皆不得其死獨希范存其嗣父所貽生產每年所入計二千餘石僉憲歿後悉爲長兄收事者七載齒十四而長兄歿乃攜

其生母執嗣父餘業蕭然徒四壁也僉憲公有傾縣之富長兄無七箸貽希范且併其嗣產所入而有之人皆不平希范獨甘心焉齒二十有二登鄉薦二十有三舉進士天之報希范也不殊所以報彥霄焉者孰謂天道無知哉第華光祿爲邑弟子員食廩數載乃由胄監授職尚未食報於彼蒼云

朋友居五倫之一尼父損益之辨至哉言矣自我論之所貴乎友者必道義相勸過失相規有無相通患難相維持不以貧賤而污不以富貴而充斯可言友矣第自貧賤而相親者則無覬覦無艷慕庶幾稱道義

哉若貴而相親是交勢也非交我也富而相親是交利也非交我也矧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文中子之言當矣吾錫如孫貳卿繼臯與沈孝廉學錢孝廉萬善未第時締金蘭之契迄今無改於其初可謂不忘貧賤之交者余夙敦友誼而慎所與平時以意氣相期者僅廿有餘人惟鄒工部明良不以登第生驕而情益密高文學捷不以從衰忘規而義益篤足稱益友柰何有一富人與高文學相與最久厥子從而執經者亦有年矣乃不念其貧計陷之重役以益其貧奚啻交道之蠹抑亦爲富不仁者

哉

楊節潘氏榮曰師道尊而善人多余三復斯言師道之
汚隆信有關於世道哉余錫往年楊長史公文家貧
嗜學以經術教授學者翕然宗之舉進士以直言遷
壽府長史引疾歸與其徒華方伯景居同里開一日
方伯乘輿過其門長史公廉得之大怒召跪庭中而
斥之方伯奉命惟謹引咎而退澄江蔣文學鴻秋家
貧篤學先年應應天府鄉試業已掄魁登榜時索卷
無獲也榜出則卷在主司床頭悔無及矣遂終身不
第教授生徒以白贖一日其徒徐中書者歸自燕邸

屏竊從微服往謁時文學方手塗墍因語之曰汝幸
我當有以餉汝而苦無應門之童汝第爲我了墍事
中書君謹奉命文學乃從鄰舍袖雞卵數枚烹以共
食而別夫楊公辱其徒於庭蔣公役其徒以墍可謂
忘人之勢矣華公則甘心受辱徐公亦甘心執役非
忘勢者能然哉邇者汪少叅汝達未第時教授生徒
華光祿露以庶孽執經門下有忌之者陰囑少叅公
弛其教將令廢學焉少叅公大以爲不然悉心訓誘
以大器期之少叅公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貧無以
爲棺光祿公擇木之美者貽之工甫就而少叅公歿

取以殮焉少叅公不以人言弛其教光祿公則以銜
德殮其師師若弟情義可謂均得之矣
范公質訓子詩云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
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
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
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
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茆鴟宜戒詩人刺戒爾勿放
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
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
性化作醜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聞可記戒爾勿多

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禍從此始是非毀譽
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
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
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我爲玩戲所以古人
嫉遠蔭與戚施舉世重遊俠俗呼爲義氣爲人赴急
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
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
憐還爲識者鄙閉門歛蹤跡縮首避名藝速成不堅
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
松鬱鬱含晚翠賦節有遲速青雲難力致寄語論諸

郎躁進徒爲爾桂閣老戒子云戒爾休貪酒與花纔
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
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謝黃金
盡花不留人酒不賒二詩誠可爲訓及觀家養正語
錄云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子須是守節又云
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
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
禮則長無不肖之悔元處士王紹汶示其子孫云利
入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當爲之害人之事雖戲謔
中一念不可妄發均得訓子之道矣昔王文正公歸

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
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之味尤
處富貴者所宜服膺也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
愛而不知教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奉
其教猶弗思也是不專責於祖父而以由訓望子孫
者人能循往哲之格言而日訓其子若孫爲子若孫
者循循然日遵祖父之訓而不懈何患家聲不振哉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
有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
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

書種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二公之言誠爲至當第讀書而止於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非善讀書者也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履踐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縱書讀五車亦何益之有哉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甯越問其友何爲而可免耕稼之苦友曰學三十年

則可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周威公師事之觀董甯二子其學勤苦如此善乎程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閒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吾爲學而以董甯爲法庶幾免爲天地之一蠹乎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姪之視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子竊謂古人叔

姪之分固尊若事有可告理有可商度者又何容默蓋有天下之大分有天下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也如袁盎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吾叔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則利劍刺叔矣南方卑濕宜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此數矣蓋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盎受其說不以爲罪卒用種計善矣此姪進規於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又若文中子有贈兄之官語柳子厚亦有送兄序則弟亦可進言於兄大都有益

於伯叔有益於兄長卽正言危論無不可者籍令當言而不言乎則視諸父如秦越等耳骨肉之誼安在耶

應驗錄云近世有一士人早失父母依於叔父產業俱叔父總理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析居姪曰如何析產叔曰分之爲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當爲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析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

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積善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不第夫士人析產辭多而受寡知倫理爲重而貨財爲輕固天植其性者哉年未弱冠而登第天之所以報士人者何其速耶第無心而尚義則爲樹德有心而尚義則爲徼福樹德者災祥一聽之天君子路上人也徼福者天未必一一報之不爽然視知利而不知義者不霄壤也乎哉大抵兄弟不和多起於婦之凶悍不知婦乃異姓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

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若牛弘者彼於兄弟之愛豈婦之讒言所能奪也世人若弘者有幾人哉人不幸而娶悍婦豈特傷兄弟之和且不知有舅姑不知有尊長不知有禮義不知有利害悖倫取禍皆由於此經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爲丈夫者可不謹之於微乎然又有賢婦成夫之美者余姊適華光祿露光祿析產得六之一無幾微缺望意者余姊勸勉之力實居多焉則婦人之賢否又係於習染然則爲子娶婦者可無慎擇乎哉

今人於賓朋燕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
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晏然自安生
而疎者結其歡親而死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也
余謂燕會之禮惟宜稱家所有舉之不宜過豐而祖
宗歲時祭薦如生日忌日春秋掃墓元旦元宵端陽
中元重陽冬至等節須依期而行其酒饌果品之類
亦稱家厚薄備之惟期於將此心之誠敬而已倘謂
死者無知廢而不舉悖德逆理甚矣冥冥之中能無
鬼責乎夫墓祭必以春秋廟祭必以時序非忍於忘
親者未有不若是也第讌賓則從豐祭先則從儉是

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矣不思祖先者吾所自出也
朋友者吾所從遊也而忍於倒置若此此心安乎否
耶有人道者尚其審厚薄而爲豐儉哉

母之兄弟禮稱曰舅其行尊矣通尺一於甥有直書眷
生者余大不以爲然蓋病其通問問不異於路人親
親之誼安在也惟大母舅存赤翁淮每通尺一但書
舅氏某拜手不書姓亦不止書拜親親之誼何藹然
也余深然之因以爲法凡從堂諸姪及余甥余壻皆
書拜手非自亢也從姪甥壻與凡人不同親親之誼
不可以一通問問忽之爾

藝海珠塵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宋呂晦叔諸子謁歐陽公於頴上疑當拜與否旣見叙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旣出深歎前輩不可及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爲過也余大父鶴林府君與成進士周少同文社交甚密進士公子州守公憲初遊醫稜謁余大父及席且並肩大父面斥之命侍坐州守公謝譽不已執通家子禮終其身余

每謁州守公必侍坐州守公亦不爲飾讓猶有前輩遺風焉

司馬溫公家範曰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溫公家範所以別嫌疑者當矣同氣且然況家僮女奴出入之間可無慎乎籍令不爲之限而內外無別或有乘隙起姦而蹈牛易馬呂易羸之禍奚翅無顏立身

霄壤間而宗祊一混則得罪於祖宗者大矣惟嚴其出入家僮非有大工役不得入內庭趨事事畢卽出平居供役則於中堂呼遣止於門側勿令擅入庶幾正家之道哉

教家類纂曰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旣姦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不祥此輩之謂也此言亦善摩寫小人情狀矣

然又有不止於此者大率狡獪之徒多甘言以動愚蒙之聽銜刀筆以駭愚蒙之心口誇大以蠱愚蒙之志來聲色以中愚蒙之歡因導之習鼠竊之計肆城狐之策於是乎愚蒙子弟攘父兄之膏腴以填狡獪之谿壑假令不義而得百金或以十之四五或以十之六七畀愚蒙子弟餘悉爲狡獪輩橐中裝矣脫也愚蒙子弟或有褊心則撫掌而共嗤之曰孺子不足與語太事非我輩定畫孔方兄安得爲孺子有乎若爾我輩不復爲孺子用矣遂相與歡然如故益攘竊而無畏忌生產不盡不已終不悟墮其術中信乎狡

猶者之當遠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舉事不能快心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凡爲子弟計者可不擇人而與哉

義莊之設以濟貧乏誠睦族之義哉宋吳文肅公范文正公入國朝徐文靖公溥華正郎公雲損貲買田創別業貯粟凡族人貧不能養者貧不能婚者貧不能喪者悉仰給焉吳文肅公不可考矣文正公莊在姑蘇已數百年文靖公莊在宜興亦百有餘年遺休迄今士大夫目爲邑中盛事靡不艷慕而樂道之獨吾錫義莊則不然主計者或不能粹白無議遂有憑城

社而虎踞焉者罄田屋而棄之以恣其獻諛不經之費俾正郎盛舉一旦澌滅無遺曾無有倡義士大夫起而攻之以振其衰也惜哉

胡文定曰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誦斯言誠家國之藥石哉然又有不容於不訟者祖宗墓木爲人斬伐脫隱忍而不訟之於官不將濯濯而無存乎祖宗吾本源也此身祖宗遺體也祖宗遺澤而不能守則祖宗所望於賢子孫者謂何卽以不孝數之吾復何辭懲一警百亦保家之一道哉第訟而長

奚啻不可保家亦不可與語立身之道矣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當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乃能久處一家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此言最得宜家之道卽大學所謂絜矩不過如此有家者誠宜服膺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矣人有恩於我而漫不

省憶何以異於曹操安祿山之徒也責之忠孝不亦難乎東漢尚辟舉采聲譽由曹掾而升王朝者往往爲故主解官奔喪治家廬墓下逮魏晉輩又伏法違科之死靡悔論者以爲惠怨大明報施過當不知士爲知己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彼其私恩且不負恩莫大於君父肯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仗節死義之臣也司馬公之言當矣邇來感恩思報者余得江右李公焉余世父先在四川撫治道憲副駐節達州李州同伯卿江西餘干人也報政最而精耐鵲之業世父公署中凡有疾卽延州同公療理屢奏效世父深

德之適州守去任檄視篆而報政益最久之州同公
致政家居世父督撫贛州通塞暄以申舊好世父歿
余從弟志伊爲羣小邁陷幾罹不測之禍值州同公
孫憲副公願飭兵蘇松廉得其寃白之讞獄者而禍
始息蓋奉州同公遺命也州同公飲世父之德而其
孫能報世父之子州同公高誼固不可及而兵憲公
克承先志匪特稱厚抑亦可以稱孝矣
鄺子元由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賜還嘗侘僚無聊遂
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
異平時或曰真守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

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
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
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
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
見在妄想也或期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功
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
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三者
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
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

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寤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事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老僧所言盡攝生之道矣然其要尤先斷慾內詮

曰人不斷淫慾猶蒸砂爲飯雖有千劫只名熟砂謝上蔡謂有子後一點不宜漏泄每見世人論此便目爲迂而間亦有以爲然者余嘗卽而譬之夜間燈油滿盞或一鼓而油盡者必是燈草加多或延至二鼓三鼓以及終夜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欲此燈長久只肯愛惜盞內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嘻人自情竇旣開或有茂年中年而死於色者皆不自愛惜者也肯知愛惜則元精日固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益旺壯者益強自可長生矣是以古人于此恆有節度如伊川以忘身狗慾爲耻雖至七十而筋骨無損

於盛年豈非明驗哉世之沉溺者如牽牛往屠市甚至輕信房中採戰之術或手按尾閭或飲服劫藥以閉其淫佚之精謂之曰不泄他日未有不咸奇疾而乾枯以死者吁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抱蠹而自朽世之人何不自愛惜也歟此尤攝生者所宜佩服
廖恭敏公莊爲人易直表裏坦然不孑孑以爲異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能尤篤於鄉里故舊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旣任法司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歿之日無以爲殮足以見公之平生焉

吾錫汪少叅汝達清介自持登癸丑進士官令尹官戶曹官僉憲官叅議歷中外者廿有餘年僅置屋一廛別墅數間田二百餘畝而已叅議廣西時年尚強卽致政歸歸而日與親朋治壺觴對飲劇談竟日而散至貧不能贍舉所居一廛售之富人立券後卽移居別墅未幾身歿幸門人華光祿貽棺以殮庶幾可與廖恭敏並稱者哉
吾人立身霄壤間莫善於無僞莫不善於無耻顧無僞生於有耻而無耻者必多僞人而無耻其存心也與人異其制行也亦與人異謂人可誑而欺也善可詐

而飾也惡可作而掩也於是乎有口道德而行則奸
回者有口仁義而行則虎狼者有口忠孝而行則梟
獍者有口友愛而行則蛇虺者有口清介而行則盜
跖者有口誠信而行則狙詐者有口推讓而行則伎
害者有口謙恭而行則傲戾者外獵美譽而內蓄邪
謀陽暢休聲而陰多詭行至有妄希身後之名而實
肆干紀之惡彼其中非不知素行之乖違而耻心既
泯以故敢於作偽而無忌也詎知偽可以欺黷淺之
夫而不可以欺明達之士偽可欺人於斯須而不可
欺人於積久終有蹤跡敗露而不暇掩護者藉令殫

智畢力日從事於掩護而家庭之相聚閭閻之相與
故知之從遊臧獲之侍從未嘗不與朝夕左右焉者
彼諸人窺其後有不羣聚而竊笑者乎一室之內人
皆竊笑而眷屬而邑里孰有起而信我者乎人而不
信於鄉黨見笑於同室可耻孰甚焉曾謂有耻者而
甘蹈之乎惟耻於爲不善則其爲善也無偽惟耻於
爲惡則其無惡也亦無偽惟無偽則此心無日拙之
勞日起有弄丸之適幸而置身於廊廟可以爲勿欺
之蓋臣縱伏處乎草莽而仰不愧俯不忤非堂堂一
丈夫哉

胡計部宗洵曰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
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
之不可因彼事勢窮感故意推托欲其減價賤售諺
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賣
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
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
失乎終亦遞相賣買無定主爾自吾有知識以來見
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魯文
恪公云養兒強如我買田做甚麼養兒不如我買田
做甚麼又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財也

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此先輩確論也彼聲智
卑力勞勞役厚自封殖其亦未之思乎胡計部所
言大有識見第人自不揣度耳大率吞併之謀多起
於勢豪矣管田地相連者恣意攘奪甚至通衢官巷
竟侵占爲已有往年起家甲科者嘗有之今則幸廁
名鄉薦者亦肆志侵占爲淫酗之場而毫無顧忌至
有欲併鄰居嫉弗售先踣而有之故令臧獲輩往來
於其家且從而侵擾要其減價賤售以爲快與計部
所云不相悖也乎哉

有人問呂榮公希哲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

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置何者爲辱自然無
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
若是答他與他一樣如此自處忿心自消晉劉伶嘗
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
尊拳其人笑而止此能消忿而不與人爭鬪者也余
錫華封公麟祥南關外素封翁也一日歸自城中有
塗人尾其後大詈封公急趨而歸若弗聞也者其僕
語之曰有人肆詈奈何封公曰若安知便詈我乎其
僕曰指名而詈故知之封公曰安知無與我同姓名
者乎終弗與較庶幾得呂榮公之道者

山樵暇語云儂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
有詩云廣眉大袖半成風古樣今時盡不同只合輕
肥任人去莫教還問舊章縫又云濶狹高低逐旋移
本來尺度盡參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樣何能更入
時文肅公此詩蓋有爲而作民俗偷薄重可憂也昔
年儂薄之徒往往效東坡巾明道巾幾遍海內邇來
風俗益偷變更尤甚雖朝廷嚴禁視如故紙余嘗作
巾妖慨以警之而妖風日熾沈石田有詠戲子一絕
云末郎女且假成真便謂忠君與孝親脫落戲衣看
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彼務時樣者何以異於是哉

余謂妖風盛行皆始於巾工敢爲異制以衒人而僂薄子爲其所衒輒以重價售之故欲嚴其禁必重懲巾工明示以士人之冠也以巾庶民之冠也以帽自是而外有創爲異制者備五毒而罪之甚則關三木以懲之庶巾工不敢違古制以衒奇而妖風自息矣家語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言之不可不慎也尚矣內篇云寡詞可以杜忌薛文清公曰輕言戲謔最害事益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蔡虛齋云有道德者

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則言之不足尚也明矣及觀陳了翁雜記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也然則言而中倫言而論俗言而可以垂世言而可以匡時安忍默默而已乎子輿氏曰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又胡可無言耶第或戲謔以侮人或許人之短直指其名而議之則招尤之道也先儒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慎言者其永念乎

揚子云千金之家必有爲之司管鑰者焉必有爲之司會計者焉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之管鑰會計之任而瑣瑣焉日慮其見欺而疑其爲盜則人孰不爲盜哉揚子所言誠是矣及觀湛氏家訓曰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爲不稱已意而疎棄之譬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暫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曰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

藝勝言哉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湛氏所言尤中今時之弊富者倚便捷爲起家之助顯者倚便捷爲豪奪之助明知之而明縱之者多矣未聞有驅而遠之者余錫巖柱史一鵬有家僮陸姓者亦便捷之徒也嘗生事詐害一山人柱史廉得之慮貽名節之玷逐出送官究治亦叔季所僅見者哉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

過後復追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為得體余錫華學士
察服官京師有一家僮犯罪將笞之僮子不遜逃
出令人故為甘言諭之歸俾供使令如舊及抵家此僮
復犯罪乃告官問罪發遣真老成之見哉

次相言武中令却之獲富者奇對對無涉亦之真
類言姑蘇法養熟效乘贏黑地言難小何以命其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介休 范 重榮 實夫校

呵凍漫筆 卷下

談 修篋

國朝學校之設非育材地故名卿碩輔樹鴻伐而揚壯
猷悉從此發軔迺士人進身第一步安可不需真材
而令純袴之子混迹於其中以希倖進乎自江陵限
制府錄士即于縣數不盈百顯者既以子弟請託富
者悉操重貲賄邑中勢要為之請託始得院試而孤

寒之士僅間有之耳昔人云始進以正猶恐以不正繼之今士人進步之初而先之以賄異日幸登仕籍安能必其清白自勵乎彼諸生奉例入胄監猶輸財以充國用人遂目爲白丁而鄙賤之乃游庠之士輸財於私家而幸沐衣冠不尤可鄙賤耶矧士大夫度子弟有可進之資者爲之請託猶可言也至牟厚利有借名爲甥者有借名爲婿者世道至此良可慨已郡邑大夫亦感額憚心而相沿歲久卒難謝絕癸巳甲午二試孤寒之士多得入院就試而踵故習者尚續紛不已也余熟思之兩直隸學院及各省學道於

赴任後卽檄屬縣通限一日齊試試卷毋得填名字號亦彌封勿露試畢盡入考卷於筒封固呈解試卷到日卽揭去縣封院道另行封固以防吏書玩法酒檄踴遠別縣或別府有聲府佐俾之秉公詳閱可取者必取勿拘以數地遠者限之半月稍近者限之數日以防狡猾巨室窺偵以恣交通取過考卷送還院道案臨之日院道發出字號該縣會集儒童認號填名出示免其府錄徑送院道就試第頂名代考弊端百出未考之前令廩生認結考日令廩生認入發落日亦令廩生認入聽候當堂折號唱名亦以六等別

之凡一等二等者入學三等者寧家肄業四等五等
六等者照等之前後爲扑責之多寡儒童掉舌有禁
弗率倍之扑刑益積習既久不如是卒無以杜濫進
及代考之弊也此法果行則郡邑鮮干請之擾士夫
養廉靜之風孤寒之士不負誦讀之勤而其志益專
統裕之子亦絕奔競之念而其志自勵庶幾哉家詩
書而戶經籍何患無真才乎而清白之風可興太平
之治可望矣

禪寄筆談曰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
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

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卽子
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列諸子卽孔孟大聖
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爲賤薄之稱
上下之間靡然諂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
之則艱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此又古人惟稱字毋
論中古卽孔門弟子得稱孔子爲仲尼子童時入鬻
校猶及見前輩膳堂諸友皆稱字今則廝卒隸役之
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子單稱號字而加以翁老
令人酸鼻汗顏風俗之偷薄一至此也余謂稱翁稱
老或加之尊爵或加之高年猶可耳而槩加諸少年

生稱之者爲過諛受之者能無愧色乎且老翁實衰邁之稱而頓加青年之士亦爲不祥行古之道者尚其監之

鶴林玉露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公家嗣也清節高文耻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不要脂膏留與小人家東山先生之清介誠足尚矣余錫葉

正郎茂才任留都工曹主政時督稅蕪湖任滿積羨餘萬緡毫不染指悉輸之公府陞留都文選正郎賜告休沐歸行李蕭然猶然一儒生也仍設教弟子資館穀以給日用費視之東山先生其先後一揆者哉藉令權關時如東山公舉以代荒歲民逋上足內帑之需下解倒懸之苦俾代之者爲可繼而吾之清介固昭然在乎

吳履齋曰君子如青天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瑞鳳小人如乳虎蝮蛇君子如古栢喬松小人如叢棘蔓荆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砒砒此君子小人

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救小人得君則務詭隨君子出處狗道小人向背狗利君子明白正大則其勢易疎小人迂回曲屈則其勢易親君子無利口言或不達其心小人有佞舌心實不副其言君子既退則身安山林雖使之終老無所憾也小人既退則眼穿市朝凡可以自售無不爲也此君子小人心術必審觀詳察而後見者也東谷贊言曰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子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敢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

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毒人夫履齋辨君子小人東谷辨小人姦人其論甚徹顧小人之爲害也暴而顯姦人之爲害也密而深辨小人易辨姦人難惟持正大之心秉衡平之識而濟之以藻鑑之見取二公之辨而詳審之則官人者可以杜羣枉之進交友者可以免匪人之傷知人之道其庶幾乎

官箴集要曰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

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
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無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
身不復矣士君子能以此言銘諸心庶不易所守而
趨勢附人也哉大抵名節所係甚重獨官箴乎哉吾
人立身行已不以名節自勵則苟且冒昧利己損人
之事靡所不爲而罔知顧忌其不流而爲小人也者
幾希矣惟顧惜名節則於人無所干而不致取辱於
已無所屈而不致取慢處貧賤無所伎而不致取憎
處富貴無所恃而不致取怨行不愧影卧不愧妾質
鬼神而無疑聞雷霆而不懼卽爲霄壤間一完人也

未必不基於此矣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
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及觀厲阜錄曰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
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倒懸民心卽
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
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
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
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
害又起故又在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

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二公之言誠爲確論爲人上者玩其言而效法之則事不煩而民不擾寧非安民固本之良策哉

江南糧長迺國計所係國初亦重之先是目爲賤役百凡供億悉從取辦煩苦不可名狀破家而隕身者往往有之年來上官洞燭其弊屢下節省之檄視昔民困稍甦第偏重之法立而民多蕩產矣自衆輕易舉之法立而民鮮破家矣譬之重鼎一人舉之未有不力竭而傷生者舉以數人則易置不難矣譬之萬粟

一艇載之未有不汨沒於江河者載以數艇則轉輸不難矣且以通邑黎庶計之巨富之家不滿十而外更無之矣中產之家可滿百百而外又無之矣倘執偏重之法則上戶不足遂及中戶中戶不足必及下戶夫責下戶以中戶之役家有不破者乎責中戶以上戶之役家有不破者乎通行無俟數載彼有田之家不爲烏有者幾希矣故不若衆輕易舉之法爲公溥民尚得保業而安生也況白糧之春辦糧銀之起解兌糧之勒贈解頭之煩費田甲之侵收吏書之需索阜快之拘勾則徵收之賄賂無限也而吞聲忍

辱又有不可言者矣糧運之跋涉船戶之抑勒糧夫
之暴橫關津之留難盤剝之竊取監收之橫征則解
運之賄賂無限也而垂首喪氣又有不可言者矣萬
歷己丑吾錫侯黃門先春莆田林柱史祖述上疏洗
刷諸弊一時運民亦得稍甦顧奉行者能實心體國
惜民則可久之法也至於官軍交兌旗甲悉傾倩鹽
徒無賴爲羽翼以爲橫行之地自官贈私贈而外又
有酒飯畫會淋尖跌斛冲筭等項計兌壹石加二三
斗者輕矣稍不如意輒哨聚兇徒執械鬪狠至飛磚
石渺憲諭傷國體而無畏忌於是乎糧長袖手而莫

敢誰何有每石加四五斗者得兌完幸矣縱剝肉賠
賊惟有拊膺向隅耳將誰告乎官軍何其幸而糧長
又何辜耶兌糧以備軍餉白糧以供上用及百官常
祿則當事者宜權國體之重輕視之軍糧加意撫綏
乃稱得體今沿途反目爲民運遇關津必有稅遇軍
糧不敢先是上供官祿反居軍餉下耶宜土俗以便
民權國體以定制能無望於賢士大夫虛已而究心
耶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
不恕也衍知兗州及提轉安撫未嘗害一官員其間

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怠惰不謹者論以禍福
俾之自新因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正獻公
之馭下位可謂恕矣邇者淄川韓憲副公名萃善飭
兵嘉禾直指使君案部馭下位甚嚴凡有過者必繩
以法益直指肅憲體宜然也韓公悉力覆庇嘉郡官
下位者無一人就逮且惇大廉明公平周溥士庶咸
歸心焉其得正獻公之恕者哉

歐陽泰州公觀爲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廢而歎妻鄭
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鄭曰生
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

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
恨也夫常求其生者猶失之死况常求其死耶公廉
而好施善行種種故其子修後爲樞密副使叅大政
朝廷推恩三世人知歐陽永叔崇貴矣孰知先泰州
公積德哉夫人莫大於生死國制汰吏酷與貪並一
夫在獄舉室廢業厚斂之戕民命其心同其害同也
泰州公秉燭夜分發歎此何心哉末世長民者或縱
怒杖斃或羅織成獄視民命如刈菅然無論于公高
門事目前光景奚忍乎余願有民社之寄者時時三
復泰州公對鄭夫人之言奚啻生民之幸天之所以

昌其後者亦當如秦州公矣

五代唐明宗天成二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秦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卽傳宣令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饈十日以謝幽寃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夫唐明宗不過偏安一隅君耳迺能以妄殺悔過雖死者不可復生然視忍於殺人者亦天淵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

刪去之俾後世末由爲炯戒也惜哉

或言爲政專治豪強則貧弱安矣夫有意治豪強亦非大公至正之體且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只絜矩二字便可了得若意向偏重則人將乘其偏而投之假借誣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莫若虛心以順應之更核其真斯政體之善也詩曰王道如砥其直如矢夫豈無見而云哉此言誠爲政確論第豪強不鋤則小民將不堪命而此法槩施則奸民乘釁有巧詆以行其詐者有羣聚以奪其產者有白晝以擄其財者是何異於縱虎狼而遊康衢哉惟虛心體訪毋惑讒言毋

眩仇口果暴橫公行俾小民手足無措者廉得其實
案法而重懲之不以勢宥不以情縱彼奸民巧詆奪
產擄財之徒亦案法重懲不少貸庶豪強不敢肆其
橫而貧弱無所容其奸固公平正大之體哉

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
幾祇以厭飫諸僕從爾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溫公言
其先公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
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
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
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案不敢會賓友嘗數日
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
不隨俗而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有世道之責者
旣不能禁忍助之乎溫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范忠
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
日潞公有詩云啜粟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
范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
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節用
惜福極力救弊眞百世師也今之爲士大夫者能做
而行之挽頹弊之風而遵儉約之訓寧非世道之幸

哉
宋种世衡初營青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
義烈著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醜
酒狎博靡所不爲世衡遇之甚厚留歲餘崧亦深德
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
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
一月瀆於死矣崧終不服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
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殺然不顧世衡審
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卧內厚撫謝之曰爾
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閭萬一可脇將洩吾事設虜

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
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籍手
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
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
其心腹遇乞虜中謀主也崧如所教間闕求通遇乞
虜人覺而疑之執送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
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
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
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情以報朝廷錄
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後官至諸司使夫世衡賣

崧使爲間計亦奇矣非心乎王室者能然乎方今邊
陲多事得人如世衡者當一面之奇而任之以經畧
之重何患事之弗濟耶

宋曾肅簡公勁直不徇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
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得罪去幸上察其
情寢前命止從罰俸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云今
日有佳事曾聞之顧堦張顯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
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
差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悞也利用何罪至此
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速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

廷但素不學問倔强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
惋久之頓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意事
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薨夫肅簡之被罰以
襄悼之力擠也襄悼遠謫而有人密報爲肅簡幸耳
乃過爲搯腕以隕其身非顧公義而忘私仇者能然
乎後之處怨者當以肅簡爲法

今之講學者得非欲明正道紹孔孟之統哉第偏之一
字則講學者所宜痛革有宋諸儒闡明道學人人推
朱子爲集諸儒之大成然多有偏處所以評論古今
人品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楊升菴慎嘗指其數端

謹錄於左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武穆之死天下垂涕者也乃譏其橫諸葛亮則名之爲空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亶亶千餘言力詆之而不信爲後人僞爲之者數端皆一偏之論宜項甌東喬稱升菴所指爲後世公論也余願今之講學者持公平正直之心發公平

正直之論幸勿徇一偏之見俾後之人不得以升菴議朱子者議之庶可以語正學矣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蹊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爲郭藥師矣倘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爲難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使爲苻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

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峴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

後吳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主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夫觀張元詩及拽石慟

吳以動主帥非無意於中國者乃棄之以資敵國而貽害於西隣良可痛恨大都綏太平非文學之士不可與圖治戡禍亂非介冑之士不可與圖功與其捐不貲之費中夷虜之欲以圖旦夕之安孰若懸不貲之賞募勇敢之士以收萬全之功以壯國家之氣乎倘患無兵則岳武穆嘗驅烏合之衆以破楊么得一將安患無兵耶若患無將則漢高將韓信而一軍皆驚信初未嘗有聲於漢也以蕭何推轂乃得大用而樹奇功推誠延納安患無將耶苟得其人彼爲主帥者毋輕武弁以挫其氣毋拘文法以束其才而爲將

者毋恃才以自矜毋忌功而僨事無論職分文武官有崇卑凡膺閭外之寄者併力一心賞罰明信何禍亂之不平乎惟當事者賞心體國得將如韓如岳者而推轂之卽由余日礪克用諸人皆爲我用況如張元勳焉忍舍中國而投異域耶脫圖旦夕之安而弛武備則豪傑解體安知無張元勳者反爲虜用以擾中國乎體國者可無慎哉

邱葵莊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飡霞并羊羶首水靜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富室無財舉貨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

根本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
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轉號呼曳衰匍匐氣
息奄奄須臾不保或垂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哀
哀生民何辜罹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
功以欺上肆志於掊剋追捕之苦加于富室逼迫之
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官
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
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
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願菴公
作濟農書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

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汲黯開
倉之權犯蘇軾遲誤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請上
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老弄
權強梁者得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附近者得之而
僻遠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爲之求殘疾無告孰
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司又令覆審數赴黥集空
手而歸固有不能給而死者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
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
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
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爲之害

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無者
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邱文
莊及胡願菴言救荒之弊詳且當矣萬歷丁亥至庚
寅浙直連遭歲祲正符二公所言邇者河南山東淮
徐大饑楊黃門東明上饑民圖說皇上惻然憫焉皇
太后暨后妃悉捐私帑賑濟可見皇上軫念困窮深
仁而楊黃門此舉亦大有造於窮民矣視己丑歲科
臣齎餼賑饑宴樂無節供億太煩朝廷曠蕩之恩民
雖沾濡而怨咨叢焉昔日東南之民何不幸今日中
原之民何其幸耶

容齋隨筆曰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爲食往往隨所值
以爲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贏於東海之濱蘇子卿
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
煮米爲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掘鳧茨鄧禹軍士
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藿以給食晉郗
鑒在鄒山兖州百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爲
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
嶧嵎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鄱
陽境皆縣亘百餘里山出蕨箕乾道辛卯紹熙癸丑
歲旱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且荷鋤往掘深

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粬粒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蕨抽拳則根無力於是始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夫蕨卽薇也根如紫草莖亦青紫色春二月發芽如小兒拳山中人採作茹食之白樂天詩云饑捉採蕨筐黃山谷詩云饑食有山蕨則蕨之足以濟饑也久矣容齋所云特未詳考耳萬歷丁亥戊子己丑庚寅四歲饑民苦

於無食凡草根樹皮饑民悉取而食之未聞荷鋤而取蕨根者余錫山中亦有之第未若樂平德興之多耳援筆記此以備救荒云

南園漫錄曰馬公文升爲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於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始於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足北岳所在故誌有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于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禮書固執誌言不可事遂寢馬公嘗語子倪非以誌必可信也其父謙無子嘗遺祀曲陽之北岳因私禱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人

與之後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
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
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
矣予因思之信如誌所言則亦唐失河朔神不饗而
飛至曲陽也宋繼唐而王通無河朔則踵唐而祀于
曲陽亦理勢使然也今舜祭之地既在山西而信誌
言誤矣借曰神在唐宋已飛來則在今日亦必欲飛
歸矣抑倪無嗣以姪後官止太子少保爲吏書一年
遂卒壽止五十有七其祿位名壽視鹽山王公劉三
原王公恕有間矣而二公何不聞爲神降或曰倪

爲吏書有名然二公之名遠出倪上或曰倪以驕侈
失之然則爲神所降顧爲驕侈以累德而非神所降
乃復優焉此殆有不可曉者五岳之祠自唐虞迄今
大典也自唐失河朔遂無北岳不得已而祀於曲陽
宋亦未嘗恢復此祠實苟且因循耳我國朝混一區
宇正宜修明祀典以復帝舜之舊非帝王盛典乎倪
公乃以己私仍偏安之習使馬公正論卒爲空言也
惜哉矧渾源州恒山吾錫安希范任行人時奉使其
地登山謁神廟貌壯麗土人奉祠孔嚴又不煩更作
之費者繼馬公而建言舉累世廢墜之典爲億萬祀

明禋之宗余不能無望於振古之賢士大夫云
後魏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
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二
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千槌諸村聞鼓皆守
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
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唐舊
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置
六街鼓號之曰鼙鼙鼓惟兩京有之街衢置鼓於小
樓之上以警昏夜宋汴京亦然大都盜賊之起雖由
凶荒實好閑遊手博徒蟻聚生釁而然余錫去西郊

六七里而遙地名大澗頭年來棟宇綿亘里中兒服
飾飲食奢侈相尚郊外夜警不息城中亦間有之幸
扶溝王二尹好義以新城令執法忤上官謫佐吾邑
司捕盜廉得其奸益此輩相聚爲盜歲輸常例於捕
役且立誓又甚堅一人被逮至死不株其黨以故其
勢日盛而其迹不敗王公秉公案法衆咸伏辜一時
鄉城亦稍寧息倘司捕盜者如玉公勵操銳志果於
戢奸諸村倣李兗州樓鼓之制城中街衢倣唐宋鼙
鼙鼓之制而遊民有禁侈用有禁博徒有禁羣聚有
禁無事帶劍者有禁庶幾弭盜之策也哉

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
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來浸失其險舍受
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險要旣失綿遠難
支河套遂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正德之季楊文襄一
清銳志恢復疏上大事悉中機宜又上疏請修邊牆
期於奏績以忤逆瑾遂休工及被逮詔獄李文正救
之以寧夏之役非公不可乃起公總制賓藩就擒瑾
又矯詔命公專撫寧夏蓋陰奪其權也迄逆奄伏誅
又以乾清宮災上言激切近幸錢寧銜之公遂乞謝
事毅皇時嬖倖用事屢爲中官所排公雖不獲其所

守然欲安其位而行其志殊不能矣豈天未欲廓躡
宇耶謀國之士爲之長嘆嘉靖間曾開府統亦銳志
恢復爲忌功者寃爲啓釁詔逮棄市人皆悼之嗣後
虜酋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目爲樂土矣一
旦欲逐之出境虜肯袖手帖服空套以出乎惟謹我
塞障飾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如翁司馬萬達
所言更得爲國大臣久任而責成之召募訓練俟虜
有可乘之隙乃揚兵耀武一舉而復之俾中國可耕
之地毋爲虜人閒牧之場固安邊之一快哉
黃河之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余十年

前三歷淮徐觀司治河者役民畚鍤築長堤以攔水勢歲築歲高居民廊簷已與堤齊民欲入室有通穴俯躬而入者今足跡不至其地已十有餘年不知堤之高屋之卑竟何如也治河諸公有議浚泗州之水以暢上流者有議疏徐州之水以疾下流者有議正青兗冀豫之溝洫以殺其勢者有議開衛博徐邳之月河以折其橫者其爲國家漕運計亦殷矣余聞淮徐之民云前議皆非探本蓋緣嘉靖之季倭夷跳梁勢極猖獗膺督撫之寄者謂倭夷入寇必從海口而進令有司集大木橫亘海口以阻其入寇之路河水

之來批岸激隄勢甚猛而皆潢洿遇大木則澄清者退潢洿者滯而湮塞不通黃河之水不得入海矣歲漸遠則湮塞之塗亦遠所以淮徐之民幾爲魚鼈者責蓋有所歸也余不以爲然衆乃言曰試考倭夷未亂之先淮徐水患有若此滋甚者乎余無以應語云不一勞者不永逸與其役民築堤孰若役民以通故道乎審地勢而便宜以從事在體國者加之意耳若云以不治治之吾不知其可也

徐黃門貞明曰昔虞文靖公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耕之地蓋謂先之以京東之處以兆其端而

西京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
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
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
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而遼海以東青徐以
南皆可漸而行也因陳西北水利其利有十謂有可
耕之田則有倉庾之積其利一有可入之粟則省東
南轉輸之煩其利二溝澮既通則河流漸殺其利三
游民歸農則亂階可弭其利四習耕既久則田漸膏
腴其利五田墾民聚則財賦可增而徭可輕其利六
近邊墾田則轉輸不煩其利七墾田既熟則屯政可

舉其利八屯政既舉則力田者皆可爲兵其利九以
墾田授宗室則宗室無流離其利十據黃門所陳皆
鑿鑿可行有識者稱其大有造於西北在此一策惜
乎不行而報罷豈西北之民安於偷惰而不知享粒
食之利東南之民苦於轉輸而終無暫紓之期也歟
嘗考三代已前不聞有虞患自井田廢阡陌開而虞
患始熾蓋井田未廢之前溝澮經畫各有界限虜騎
雖欲長驅而不可得今溝澮既泯卽千里皆曠然平
壤虜騎縱橫惟其所向而無不如意此三代已後所
以多虜患也能興水利豈獨東南輸餉當有息肩之

期而西北備邊亦有暫寧之日矣有能繼黃門之後
上疏極言而奮然行之不爲勢豪所撓不爲侵占所
阻更如鄒翰林德溥懸賞贖罪之議以期必行固西
北之大利而亦東南之大幸也哉

姑蘇趙處士同魯豪邁能文辭性剛直遇事敢言無所
諱避弘治辛丑歲姑蘇大歉同魯上書於巡撫三原
王公恕其大畧云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百六十二萬
五千九百之數以土地言之卽昔之土地今倍常數
民如之何況今年天時不利人事欠和積兩累月吳
民幾爲魚鼈而徵科不已民窮財盡莫此爲甚王公

讀之甚加稱賞是年歲糧大減公欲薦之於朝同魯
力辭不果夫趙生敢言時事足稱烈丈夫王公不怒
其拂意而督過之迺從其言若轉圜尤得大臣之度
矣其以名臣稱而豐功休聞迄今猶膾炙人口也不
亦宜乎

余少治經術期乘時以經世務今年逾六旬壯心已矣
去歲避暑漫筆成有識之士不以碎辭見刺而謬許
可者不謀同辭今歲春初白雪滿庭獨坐無侶援筆
欲草是書則水瀣瀣微疑几硯矣起而呵之隨筆漫
成復付剞劂倘以爲無甚高論而竊笑之唯命有惡

聞若說而深咎之唯命有以爲足采正詳取而折中之唯命人品不同而愛憎判焉鑪鑄則在皇穹也否泰則關世運也余又何計哉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仁和 張翼 佩三校

墨畬錢鐔

姜南簾 里貫已見

袁凱善對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藝海珠塵

墨畬錢鐔

俗語相反

世俗有著衣喫飯之語故東坡魯直遂有喫衣著飯之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贖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是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谷之言非戲也真有所見

禁稱天字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予見宋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

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令革而正之尙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羣字

說文羣字書作羣君下羊註云羣也從羊君聲徐鉉曰羊性好羣居也俗書作群或謂本作群字高皇惡其文爲君字與羊字並故移君於羊首蓋非然也

罪小臣

宋徽宗多微行祕書省正字南劍曹輔上疏切諫太宰余深曰爾小官何敢論大事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奏不重責輔

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吁大臣怙寵位而不能言故
小臣言之小臣言之而反罪之大臣之罪上通於天矣
宋之君相如此求欲不亂得乎

李嗣真審音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柏
人李嗣真謂道人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
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
而太子廢嗣真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
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
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眾居中

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
吁嗣真可謂審於音者也求之古人其師曠之流乎

房杜善用天下之才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
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
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
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
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
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
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

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爲者耶考之於傳不
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
物隨能收敘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
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
文辭敏贍也不在於剛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爲首務
乎世之如賢嫉能營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姦誤國若
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
可勝言哉

揚州詩

廣東肇慶李文彬過揚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過皆春

樓下駐行窩十千一斗金盤露二八雙鬢玉樹歌自昔
瓊花祠后土至今荆棘臥銅駝江都門外王孫草怨入
東風綠更多文彬名質國初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又無
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朱簾十萬家春風吹盡舊
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應荅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沽
美酒蕃釐觀裏看瓊花我來謾憶曾遊處立盡斜陽一
歎嗟俊民名惟允國初爲鎮江府別駕一公及見前元
之盛故詩皆有感慨不盡之意

月下裁衣詩

吳人陳嗣初名繼曾爲翰林檢討有詩名有題月下裁

衣一絕云香幃風捲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
紅金翦冷玉門關外不勝寒眞唐人語也

表語相因

唐宋學士延清代田歸道讓殿中丞表有云足臨鯨壑
未借聞寵之憂首戴鼇山豈喻承恩之重後柳子厚爲
樊左丞讓官表亦有云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鼇
之山未如恩重柳語全出於宋

晉中三傑

虎谷王公雲鳳遼州和順縣人晉溪王公瓊太原府太
原縣人白巖喬公字平定州樂平縣人稱晉中三傑說

者謂虎谷廉靖過晉溪剛方過白巖也

辭庶吉士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
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獻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
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

杜牧之詩句

杜牧之有題樊明府林亭一聯云堦前石穩棋終局窗
外山寒酒滿盃又有題李隱居西齋一聯云林間埽石
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盃古人於適意處卽道之不嫌
其用之重也

禮士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輿徒步而至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西湖夜宿詩

寒驢衝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管捲簾燒燭看梅花此李訓道孟昭西湖夜宿之作也孟昭名進嘉興人詩亦醞藉可愛

御史不可決杖

唐明皇以張廷珪為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時人服其得體吁為大臣者可不念哉

更定昶字

太常卿崑山夏公泉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妙絕一時由庶吉士改中書舍人文廟嘗試其書第一特命書諸宮殿榜賜第宅免朝參眷顧極隆初泉字本書作昶因召見上曰日豈可從旁宜加永上遂為更定故今書

多作泉

本縣主簿

楊禮書嘉蘇州吳縣人以學行受知仁廟為鄰王府長史以疾乞歸景皇即位進禮部尚書卒年八十五詔賜祭葬召其子璋入朝上問所欲為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從之

姑蘇懷古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固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應無豫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麥孟暉上太妃墳此天台王叔潤姑

蘇感事之作也國初天兵破姑蘇張士誠就擒其妻劉氏率姬妾登齊雲樓令家僕辰寶自焚而死黨與無一人死難者故詩哀之叔潤名澤洪武間為松江華亭縣丞

詩人平顯

錢塘平仲微名顯成化間人能詩嘗見其題黃鶴山人王叔明畫一律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朶翠芙蓉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吮彩豪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詩既脫洒亦吾杭之詩豪故錄之

吳侍郎墓地

宋吳侍郎待問建之浦城人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以下地無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為兆域諸子相繼登第而正肅公育仁宗朝入參大政夫吳母之葬地非求而得之也陰隲於冥冥之中適然耳世之暴富貴者不思修德俾世守之乃信陰陽巫師之說尊龍究脈以為風水之勝可以長

守富貴既而天厭其貪富者貧之貴者賤之然則風水果可恃乎

愛讀阿房宮賦

宋元豐三年蘇長公謫黃州監稅寓居臨臯亭後改築雪堂而徙居焉以大雪中築此堂落成繪雪于四壁故名因自號東坡居士一日在雪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有兩句好好字西人皆作帆音其一人大怒曰你又理會

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
臥而聞之明日以告長公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識鑒觀
此則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於此驗矣

寇祖仁殺元徽

魏城陽王徽與敬帝謀誅爾朱榮及爾朱兆舉兵犯闕
帝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帝被執
徽走至南山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
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四
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

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
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
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
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
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
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
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
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夫元徽之不忠祖仁之背德皆無
足論者其鬼之黠又何靈哉

合編充軍

太祖皇帝立法雖尚嚴然皆為扶植良善摧抑奸頑故
奸頑之徒合編充軍者有二十二種謂販賣私鹽 詭
寄田糧 私充牙行 私自下海 間吏 土豪 應
合抄割家屬 積年民害官吏 誣告人充軍 無籍
戶 攬納戶 舊日山寨頭目 更名易姓家屬 不
務生理 遊食 斷指誹謗 小書 主文 野牢子
幫虎伴當 直司今此法俱在而此等之人縱橫無
限公然無所忌憚雖有犯者往往以計脫免根莠不除
嘉禾不盛無怪乎民之窮且困也

昭君怨

樂府昭君怨作者多矣唐東方虬五言一絕云掩淚辭
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意新而語
致拳拳不忘主上之心隱然於不言之表佳作也與王
維息夫人五言一絕辭意相將王詩云莫以今時寵能
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地理所至

小戴記王制篇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
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此自南至北之界限
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
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此自東至西之界限也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此成周盛時地里遠近之大略也而先儒應氏以爲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感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然自今觀之大江之南爲南直隸爲浙江爲江西福建衡山之南爲廣東廣西四川爲貴州雲南恒山之北爲宣府爲遼東其地倍於周矣豈非秦皇漢武之所開拓者歟然地愈廣民愈衆而風俗不能三代若者良有以也雖有善治者其教化豈能遍及哉

論近名

劉忠宣公大夏與東湖吳公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卽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熟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爲豈徒可治郡而已哉

議通祀孔子

以下八則見大賓辱語今附此

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

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尙書錢唐上疏力諫略曰孔子百
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主天下祀孔子如天下
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略
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
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
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
維持人心世道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
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
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
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

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
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
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非所以崇本始報
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通祀得不罷焉唐字惟
明寧波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奏祥異

宋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
狀如雲母卽著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
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

不敢不奏以竹箴盛瓦數十片奏呈冰文雖銷痕迹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爲得體

論權字

論語可與共學章註引程子言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朱子謂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詳大全大小註今按陸宣公贄論替換李楚琳狀內有云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又曰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致堂胡氏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及者然則權字宣公固識之矣而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者程子偶失之耳

熠燿

古今注螢火一名熠燿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霄燭燭一作燈腐草爲之食蚊蚋按詩東山熠燿宵行舊詩詰以熠燿爲螢非也

朱傳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則熠燿非螢矣又以熠燿爲磷以爲鬼火詩章句亦然亦非也考許慎云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磷燐鬼火也又淮南子以久血爲磷陸佃云磷火之微名唯曹子建螢火論以爲或謂之磷然則以磷爲螢者誤也磷本磷字或作燐

惡佞受佞

唐太宗嘗止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

面折廷爭陛下常不得舉手今臣幸侍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吁以太宗之賢士及以佞被責復以佞自解佞人之難遠如是通鑑取此以美太宗而節去士及自解語過美而失實矣

相風竿

江河間大小官民舟或於檣上或於尾後舵樓上立一小竿竿上揭小旗以占每日風色謂之招風旗按唐詩人韓翃送客水路歸陝詩有云相風竿影曉來斜如此則古已有之矣而相風竿之名尤佳

特賜進士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上憚之

龍骨

龍壽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為蛻也見本草按造化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言之信乎龍之骨蛻骨也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陳 祥熊 渭男校

瓠里子筆談

姜 南簾 已見

陳丞相詩

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須信曩臣堪擊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此宋季興化守陳丞相文龍被執至合沙寄仲子訣別之詩也觀此可謂

藝海珠塵

瓠里子筆談

不負大魁之名者矣

楊公遺愛錄

皇明名臣楊公遺愛錄一帙嘉興湯霽所集也楊公名繼宗字承芳澤州陽城人備載月湖楊方正名臣言行錄公會守嘉興故霽備錄其立身行已奉公愛民之事以傳誠後來勸懲之明鑒也霽序有云嘉禾郡守之賢者不暇遠舉近如先生之前黃公懋先生之後張公岫柳公琰梁公材陳公琳皆可述民何拳拳於先生之若是也第黃張剛毅如先生而或少牧民之風柳公清白如先生而尚多拂民之行梁公清約儉素儼乎先生而

鎮之以靜又爲當道者薦守杭陳公寬裕溫柔是爲長者未幾亦陞任去以先生之才之德之行而復遲之以九載之任深仁厚澤浹民心豈天之私于先生以專美吾郡耶不然何民之獨無忘於先生也霽字汝光中正德丙子浙江鄉試授教諭而卒霽之意自楊公後惟推梁公云

長相思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

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
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伯可固詞客和靖亦
作此語耶

嘲兄弟析居詞

錢塘凌彥柳雲翰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以
嘲之子每讀之不覺三復嗟歎宜梓行其詞以爲世訓
詞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荆秋來尚芳柰北雞晨語鶴鷄
憔悴妖狐晝嘯鴻鴈分行仁智非周喜憂非舜一旦天
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 古今禍起
專房總一國猶然况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

子誰有剛腸樹大分枝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聊
書此要懲鑑戒不在文章

寄子詩

餘杭進士洪皓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
皓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
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
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
養錢塘吳惟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
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
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

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
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爲瞿
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皓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
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
錄之捻筆不覺淚墮

德祐主詩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
詩宋德祐主在燕京時作也又有送汪雲水還杭詩云
黃金臺上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二
詩不甚相異恐只一詩而記者不同耳

送春詞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學皆
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闕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
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
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
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拚一醉
畱春畱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恠銜春燕子
却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
人詩餘不如宋哉

王虎谷先生書

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答楊邃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家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沸撩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人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罅塞漏小補於事倘不幸而游至崇顯之位滔

滔皆是譽譽難容毀方爲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負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疎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

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諭斯
言也有麟鳳不可羈斂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
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董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
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
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
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
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爲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
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
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
子美之下哉故爲諛言諂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

童婦女之見踰踰姍姍之情失可爲之時喪蚤有之譽
非真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
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誦愛之至
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修怨報
恩昵邪害正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
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
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
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未審
尊意何如若以爲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
以爲狂妄詆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

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論對偶難施於史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宜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鼙非所宜云景文此說非也夫紀傳之體非特載君臣行事之迹一代風俗制作寓焉如景文說則詩必如三百篇離騷詔令必如尚書兩漢而後載然自東漢以來代言者類以四六爲體此文章與時

高下而一代制作所在隨事而書使後世可以觀時

苟或擬以書之則非實錄景文之言未必爲當焉

羊頭車

自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百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雖千里亦可至矣謂之羊頭車書籍未見載此名者獨宋張文潛樂府輪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萊公詩

寇萊公在宋時號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同列及南遷道過襄州畱一絕句於驛

蘇海未題

瓠里子筆談

七

亭曰沙隄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
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蘆
飯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韓僉事詩

正德末浙江按察僉事朝邑韓公汝節以抑鎮守內臣
王堂被誣有旨命官校逮至京百姓觀公感泣哀動城
市公自爲詩曰非才尸位聖恩深上庶何勞淚滿襟明
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
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又
與同官云五品監司貴朝廷法不私二年虛竊祿十口

累相知黃卷闔扉靜青燈夜色遲舊聞胡憲使此去慰
相思時吾鄉胡端敏公爲江西按察副使以發寧庶人
奸亦被誣逮下錦衣衛獄故公詩及之

海紅花

吾杭人市俗之談謂紛紜不靖爲海紅花莫知其取意
也嘗見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
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
海紅卽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
茶小海紅菊莊語出於此但俗談則不知其所自焉

唐文宗詩

善海朱

瓠里子筆談

唐文宗太和九年國家有甘露之變王涯鄭注等不得其死而宦官仇士良專權上每登臨遊幸有時獨語莫敢進問者嘗賦詩云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觀此詩則涯等真冤死哉

入耳臧

麗水孫薪字至豐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荆門軍教授不赴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葆光爲太學舊遊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薪不屑詣郡謁見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僧舍至期薪以扁舟來會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

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薪納之俾薪家僮導意於薪薪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臧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先是有李若朴者夢薪赴赤松觀管轄召里人亦云夢幡幟來迎孫教授翌日具衣冠端坐而逝

姊妹異操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並爲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爲動延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污後有責之者曰若獨不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之曰難難

難永康陳龍川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女態陳氏長女之態亦兒女乎

四賢一不肖詩

宋仁宗明道三年以范文正公仲淹越職言事貶知饒州余襄公靖論救尹舍人洙請與同貶歐陽文忠公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蔡忠惠公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謂范余尹歐陽不肖斥若訥也其詩播於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四賢詩范仲淹云中朝鸞鵠何儀儀慷慨大體能者誰之人起家用儒業馳騁古今無所遺當年得從諫官列天庭

一露胷中奇失身受責甘如薺沃然華實相葳蕤漢文不見賈生久詔書曉落東南涯歸來俯首文石陛尹以京兆天子毗名都冀冀郡國首里區百萬多占辭豪宗貴幸矜意氣半言主上承其願昂昂孤立中不倚傳經決訟無牽羈老姦黠吏束其手衆口和附歌且怡日朝黃幄邇天問帝前大畫當今宜文陳疏舉時密啟此語多祕世莫知傳者藉藉十得一者已足爲良醫一麾出守蕃君國惜此智慮無所施吾君睿明廣視聽四招邦後隆邦基廷臣諫列復箝口安得長喙號丹墀晝歌夕寢心如疾咄哉汝憂非汝爲余靖云南方之強君子

居卓然安道襟韻孤詞科判等屢得雋呀然鼓焰天地
鑪三年待詔處京邑斗粟不定榮妻孥耳聞心慮朝家
事嶠頭北奏帝曰都校書計課當序進麗賦集僊來顯
塗詰墨未乾箠已奪不奪不爲君子儒前日希文坐言
事手提救教東南趨希文鯁亮素少與失勢誰復能相
扶嶄然安道生頭角氣虹萬丈橫天衢臣靖胸中有屈
語舉嗑不避蕭谷誅使臣仲淹在廷列日獻陛下之嘉
謨刺史榮官雖重任奈何一郡卷不舒言非由位固當
罪隨漕扁舟盡室俱炎陬北去數千里橐中狼籍惟蠹
書高冠長佩叢闕下千百其羣詞爾愚吾知萬世更萬

世凜凜英風激懦夫尹洙云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
合久以傾世道下衰交以利遂使周雅稱嚶鳴皇煌大
都足軒冕綽有風采爲名卿高名重位蓋當世退朝歸
舍賓已盈脅肩諂笑不知病指天報遇如要盟一朝勢
奪德未改萬鈞已與毫釐輕畏威諛上亦隨毀矧復鼓
舌加其評逶迤陰拱質器厚兩豆塞耳心無縈嗚呼古
人不可見今人可見誰與明章章節義尹師魯飭躬佩
道爲華榮希文被罪敦人怒君獨欣慕如平生抗書轂
下自論劾惟善與惡直彙征削官竄逐雖適楚一語不
掛離騷經當年亦有大臣逐朋邪隱縮無主名希文若

果事奸險何此吉士同其聲高談本欲悟人主豈獨區
區交友情歐陽修云先民至論推天常補袞扶世爲儒
方園冠博帶不知本樗櫟安可施青黃帝圖日盛人世
出今吾永叔誠有望處心學古貴適用異端莫得窺其
牆子年五月范京兆服天子命臨鄱陽二賢拜疏贖其
罪勢若止沸反揚湯敕令百執無越位諫垣何以敢封
囊哀求激憤亦復奮強食不得下喉吭位卑無路自問
道目視雲闕高蒼茫裁書數幅責司諫落筆駮驥騰康
莊物迎縷析解統要其間大意可得詳書曰希文有本
末學古通今氣果剛如自理官來祕閣不五六歲爲天

章上心倚若左右手曰備顧問鄰清光苟爾希文實邪
佞曷不開口論否臧陰觀被譴始醜詆摧枯拉腐奚爲
強倘曰希文實賢士因言被責庸何傷漢叔王章與張
備當時豈曰誅賢良惟時諫官亦結舌不曰可諫曰罪
黨遂令百世覽前史往往心憤涕泗滂斯言感切固已
至積者得不令激昂肯圖反我爲怨府袖書乞憐天子
旁譴官一邑固分耳恨不剖腹呈琳琅我嗟時輩識君
淺但推藻翰高文場斯人滿腹有儒術使之得地能弛
張皇家太平幾百歲正當鑑古修紀綱賢才進用忠言
錄祖述聖德垂無疆高若訥云人稟天地中和生氣之

正者爲誠明誠明所鍾皆賢傑從容中道無欷傾嘉言
讜論范京兆激姦糾謬揚王庭積羽沉舟毀銷骨正人
無徒姦者朋主知膠固未遐棄兩轡五馬猶專城歐陽
祕閣官職卑欲雪忠良無路歧累幅長書快幽憤一責
司諫心無疑人謂高君如撻市出見縉紳無面皮高君
講書奏天子遊言容色仍怡怡反謂希文謀疎闊投彼
南方誠爲宜永叔忤意竄西蜀不免一中讒巧辭汲黯
嘗糾公孫詐引於上前多謝之上待公孫禮益厚當時
史官猶刺譏司諫不能自引咎復將已過揚當時四公
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

請與封人詩

四時行樂詞

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絃皆淫詞艷曲所謂使人聞之
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
闕不過摸寫子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他詞曲
猶爲彼善於此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其一云春風花
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池塘堪遊賞沙暖
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涼比西施淡抹濃粧玉女彈佳
人唱湖山堂上直喫得醉何妨其二云畫船撐入柳陰
涼聽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聲嘹亮驚起宿鴛鴦

藝海珠璣

瓠里子筆談

七

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
鈎新月十里芰荷香其三云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
光枯荷葉底鷺鷥藏金風蕩飄動桂枝香雷峯塔上登
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湖水清江湖漲天邊斜月新雁
兩三行其四云彤雲密布鎖高峯凜冽寒風瓊花片片
洒長空梅梢凍雪壓路難通六橋頃刻如銀洞粉粧成
九里寒松酒滿斟笙歌送玉船銀棹人在水晶宮

金元不同

金元雖皆夷狄然亦不同阿骨打既竊據中原而名稱
位號禮儀文物率變其國俗而從華夏有元魏之風元

則率中國而從其俗氏族衣冠字書禮樂非其國制不
貴也且如宋高宗建炎二年阿骨打遣粘罕入寇兵犯
孔子闕里卒有請發孔子墓者粘罕問通事高慶裔曰
孔子何人對曰古大聖人粘罕曰大聖墓焉可發於是
斬其卒後金太宗吳乞買天會七年駐兗州登杏壇奠
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伐二代泗水侯并四十六代刑
部侍郎宗翰墓者命執之謁陵周示畢至廟南十里外
悉殺之共一十二人至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元太
祖鐵木真率其子拖雷侵金犯山東州郡孔廟殿堂廊
廡并手植檜三株皆毀于兵燹其不及金祖遠矣及觀

金世宗葬宋欽宗於瑩洛之原而元世祖命西僧楊璉
真珈發宋朝會稽諸陵則其貪殘不仁何以異於秦項
之取天下哉周公膺之孔子外之宜也而巍然袞冕與
歷代聖帝明王同祀傷哉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雁 吳省蘭 泉之輯
繡水 陳光燮 金士校

洗硯新錄

姜南簪 里貫已見
程文不必工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于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弟
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時
儘可及第自此當今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
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

今國家以此取士固不可不務精熟然專力於此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而措諸用徇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善其身達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有益當務其著己者而已

二公主角富貴

宋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頊連袂柴主賢而李主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主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主夫婦道粧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之曰子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

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送上官

光武責吳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麈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吁帝一念之仁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而平一天下也歟

演小說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寬

妻海珍圖
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嘗讀瞿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尙餘良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觀此則自昔蓋有之矣

張說裴耀卿議杖朝臣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

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爲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吁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存大體俾朝廷以禮義廉恥待士所存不亦遠哉

天子家事

唐武后時后姪武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諫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此大臣盡心王室體國家安社稷之言也卒之反正廢主以周爲唐呂衡州謂其取曰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又何過哉又唐德宗欲廢太子李泌切諫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

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泌之心卽仁傑之心也故華陽范氏稱其以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吁若奸臣則不然貪位固寵以私滅公陷君父而不恤誤天下而不顧欲保其家而卒滅其家也如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褚遂良韓瑗來濟苦諫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又唐元宗將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琬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吁二奸之罪可勝誅哉

獨孤性妬

韓冠道人徐延之云史稱隋文帝獨孤后妬後宮罕得
進御尉遲迴女孫沒入宮得幸於上后陰殺之帝大怒
單騎入山谷間行二十餘里高頴楊素追及叩馬苦諫
還宮頴夫人卒帝欲為娶頴辭年老納室非所願後頴
妾生男后不悅譖頴於帝陛下尚復信高頴耶始欲為
頴娶而頴面欺今其詐見矣帝由是疎頴太子勇昭訓
雲氏有寵生儼裕筠諸姬子數人而與妃元氏不相得
后稱不平遣人伺求勇過不惟於已有妬且妬其子妾
而又妬於頴所謂併他人家亦妬也殊不可曉以余論

之自古得國之暴未有易於隋文者故未旋踵而身歿
國危獨孤之妬楊素之奸殆天生二人以為亡隋之階
者乎

時文之弊

宋文公荅陳膚仲云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
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後生輩多宗
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
識其病之所在顛反快摘一字一詞以為段莊吏人嗤
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

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又文公學校貢舉私議有云近年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義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吁今科舉之弊正如此朝廷甚欲革之惜司文衡者徒有革弊之言而未得革弊

之方士大夫有志復古者不能不慨於文公之言也

盧綸詩

唐盧綸字允言河中人大歷十才子之一也用韋渠牟薦德宗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廣和今讀其詩如元日早朝呈同省諸公其末云小臣無事諫空愧伴鳴環其元日朝回中夜書情寄南宮二故人一聯云無能裨聖代何事別滄洲似非蠅營狗苟貪位慕祿而不以素餐爲恥者口中語也而乃以韋渠牟薦得官君子何取焉然則世之行不逮言者多矣況詩人乎

鑷白髮

藝海珠璣

洗硯新錄

南史齊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
我誰邪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
乎因讀此而笑世之癡人年近期頤鬚髮皓然非鑷則
染將欲何爲乎

昭君曲

奉詔事和親從容出禁宸緣知平國難猶勝奉君身此
山陰高貴明璧所作昭君曲也意亦新妙出人意料

題徽宗畫詩

宋徽宗善圖繪多畫翎毛今人家往往收得之間有近
代名人題詠其上或譏之或惜之如忠勤伯汪公廣洋

雙鴛圖云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臥落花香不因差
管驚風起三十六宮春夢長釋子來復喜鵲圖云黃沙
風急蒺藜秋回首中原淚暗流誤聽當時靈鵲語誰知
舊喜是新愁釋宗泐小鵲圖詩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
原回首幾含情已無過鴈傳家信獨有松枝喜鵲鳴又
雪江獨棹云良嶽秋深百卉腓胡塵吹滿袞龍飛淒涼
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周仲方雙鴈圖云江南
簾幕重重雨良嶽河山處處花兩地舊巢傾覆盡西風
萬里入誰家張璪畫蘭云御墨淋漓寫楚蘭披圖却憶
政宣間分明一種湘纍怨萬里青城似武關

韓魏公處變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魯公公
亮愕然亟告韓魏公琦欲止召太子韓公拒之曰先帝
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其達權通變如此吁天
子疾大漸而皇太子不侍使宰相非賢則國家之亂也
不難矣此韓公所以能處大事也

王荆公文集

臨川王荆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所著也舊本
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復加增補校訂總爲百卷今
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

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
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
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荆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詢事各於其黨

宋張忠定公詠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
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
則事無不審矣李昉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亦十得八九矣

廬州四忠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

廖永安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桑世傑
楚號二公巢縣人蔡國合肥人永義無爲州人

陶安善讓

國初丙申年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
安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旣而得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四人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
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
善讓

元世祖詰降將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

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
款上使董文炳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
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呼劉
整呂文煥身爲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
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藉口國史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
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沈
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曰公毋死公
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

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
勉輩而出之累朝寶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太祖召至
南京授翰林侍讀學士兼弘文館學士時洪武二年也
尋謫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吁忠義者人臣之大閑也吾
盡吾之節而已遑恤其他史書者天下之公論也一人
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何必以此藉口爲偷生之階乎

戒子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
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
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

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
於汝也

引水便汲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
其民病澱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
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
穴會於一池俗名鷺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
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澧水入城以便
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瀾
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

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能孝者能忠

方正學先生孝孺事建文君盡忠死節天下稱忠臣然
先生之孝亦不可及也先生父愚庵先生克勤洪武初
知濟寧府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先生上書政
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
吏又誣及愚庵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愚庵沒於京師
吁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予於先生深有感焉

石監生

正統甲子夏國子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

木於大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羸弱不能勝瀕死須
臾監生石大用者豐潤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
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
罹難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退而閉戶草疏
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
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鶴鴒況師乎亦弗聽
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
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聞于
上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文武豈有種
唐來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
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
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吁如敬宗奸邪而其孫遠
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李懷光論吐蕃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
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李懷光
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
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

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
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
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
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
不進軍史言李懷光雖欲有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
三害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苗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魯稽山別名

吳越春秋云禹旣受舜禪卽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
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
中州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

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金山州慎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焉又史記註禹到大越登苗山然則會稽山本名茅山其名苗山蓋亦聲相近也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平湖 張 慶盛 嵩三校

蓉塘記聞

姜 南篋 已見
老而學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見說苑旨哉言乎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其自得之妙乎然則學者斃而後已

二陸之文

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
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
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
之人也二陸之作誠佳製也然上不足以肩劉向揚雄
下不足以槩韓愈柳宗元雖越流輩而不脫八代之習
何得如嵇生及唐太宗之所論哉

諸子之貴

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

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
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廉孔子貴公皇子貴
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二論相似

舜詩

呂氏春秋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今按此詩乃小雅北山之辭也不知呂氏
何據以爲舜詩也

座右銘自警箴

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著座右銘子杭鄭臬菴先生瑤
夫著自警箴辭理俱到可追昔賢聶銘云短不可護護

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搗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有游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若傷豈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鄭箴云勿自足自足自畫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氣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爲詭異以沽虛名勿恤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苟安於近小當志乎遠大

之事勿欣戚於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顧以七年之病而求艾於三年詎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聖學邈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於齋居用警勉乎朝夕

公穀文章

辯難攻擊之文無出於公羊高穀梁赤於春秋傳見之然氣脈甚短此經師說經之文不脫章句訓詁之習

柿蒂綾

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所謂柿蒂指綾之紋也夢梁錄載杭土產綾曰柿蒂狗脚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爲柿葉妄矣

溫公春遊詩

司馬溫公賦春遊詩云人物競紛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栢不及道傍花此詩之作其熙寧之時王安石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公爭之不得故有是詩也可以見公之自許亦不爲輕

大明律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二月

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

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常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柳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輟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縳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乘仁者之刑梟輟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

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則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提學對句

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政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搢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

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翦羽翼江湖又起風波潮見
之自科舉後不復再歲考恐招物議而遠怨也

祭東坡文

毗陵顧塘北有蘇東坡先生祠宋乾道壬辰郡守晁子
健所築先生初倅杭守湖往來毗陵有終焉之意自黃
移汝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晚由詹耳欲還
頴昌踐少公對床之約次儀真聞有忌之者竟歸毗陵
終於顧塘孫氏之館時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也先是有
李惟熙者謂先生緣在東南信哉越六十九年壬辰始
有子健之舉子健又訪士大夫家得先生繪像或朝服

或野服凡十本摹置壁間復列少公轍與黃魯直庭堅
張文潛耒晁無咎補之秦少游觀陳無已師道六君子
於兩序與先生皆設塑像釋奠則分祀又鑿與無咎往
來帖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碑有二一在郡齋一在宜
興洞靈觀後悉燬不存嘉定十六年教授余申訪得洞
靈舊墨本臨刻于石且記碑陰又集蘇集中詩文語爲
文以祭先生曰海北雷州縱大鵬之自適天南玉局睇
白鶴之來歸迓等陽羨之盟已示菩提之病庠音密邇
廟貌追嚴嗚呼裕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木歐
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後萬鬼以橫行駭四

方而驚視蜚辭彪蔚驚節孤高果於立論而絕關防勇
於擊邪而鄰矯激稔舍沙之陰毒發下石之危機英雄
痛心文章何罪幾州鐵鑄此大錯自知一念之非千丈
清不如尺渾政恐盛名之累臨流築室負擔葺茅相從
田父笑談之歡殊無老人衰憊之氣剛大自養摧挫愈
堅丁壬真一歌空起雲屯之興丙子三萬日難留電往
之身想登虬踞虎之風標笑噪犬嗥狐之腥腐一寒分
教再拜款祠骨已朽而名香屋雖低而人傑幾於夷級
何以妥靈像設孔新敬做輯杖祠今不存矣

李常抵荆公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必能爲
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子雋喻意曰所爭者
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存
益堅士論以此歸之

爵祿畜盜賊

朱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卽
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
亦必有激而然歟

金人索蔡京姬

揮塵錄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

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
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樽前
念老翁吁京於二三侍女戀戀不能忘情如此而上誤
天子下誤蒼生毀人家國敗及天下寧不可以寒心哉

程史精忠錄

岳武穆王忠勇蓋世死非其罪千載下人皆哀之秦檜
既死其孫岳珂爲王集金陀粹編續編顯天辯誣錄等
書上之朝以明王之冤抑其書今南京國子監有板又
有中興四將傳中興十將傳岳武穆王傳皆載王事有
印本惜乎歲久板毀罕有知者王墓上舊有褒忠寺在

杭城西棲霞嶺側自宋以來詞人墨客過其地者必賦
焉元末守坐僧可觀集史傳碑記并士大夫哀弔之作
爲精忠錄後人因增續之與粹編等書各自爲集若程
史愧郊錄諸書自是其孫珂紀載本朝朝野故事與王
事不相涉也今新刊程史後添寫王傳於粹編精忠錄
內纂取數篇載之又新集褒忠錄亦鈔粹編中御札入
焉但求哀多大爲失體不免貽識者之笑

題宋高宗寫洛神賦

靜夜聞香閱舊書洛神下筆意何如可憐不寫平胡策
千古中興恨有餘汴水園陵跡已荒南來宮館燕錢塘

卧薪有志圖恢復好寫招魂酹岳王二詩乃國朝胡文穆公廣題宋高宗寫洛神賦也諷詠之中含譏刺高宗之不君可見矣

黃子信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為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老榜為監當心易之嘗拮據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著腳當來悞幾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儒得詩恨知之之晚

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讀謝安傳詩

黃山谷曾直有讀謝安傳詩云傾敗秦師琰與玄矯情不顧驛書傳持危又幸桓温死太傅功名亦偶然此詩袞鉞寓於諷詠之中安石之心跡見矣

石言

先儒譏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如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以今驗之未必誣也弘治三年三月日陝西慶陽府兩石無數大者如鷲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又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

藝海珠塵
卧內有不病者見鬼輒便打死有被打顯跡有沉病死
者有病卧爲鬼壓死者陸續不絕百姓死將半初五日
起至十二日止二事俱見禮部災異奏內亦豈誣哉

种放母德

种放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茆爲廬博通經史
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修以養著蒙書十卷人多傳之
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講學今爲人所知
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遽辭疾不應召盡
焚其筆研轉居窮寂上亦不强致而命京兆尹時存問
之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放母沒後隱節不

終頗貽譏詢無乃其母之德有以勵之於前歟

莘老知禮

御史杜公莘老起莘紹興中爲太常博士二十九年皇
太后韋氏崩當時典秩自南渡後多有司記省至恤章
又諱不錄園陵事嚴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公行古議
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遽召公赴堂曰有旨問舍
王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
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由是觀之
註疏之學亦有益於用也國家洪武中取士尚兼用註
疏永樂以後不復用四書五經惟用大全取士矣

讀書從政不在速

諫議大夫田公表聖名錫父懿善教于家嘗命公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遊長安從昌黎韓不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新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公後以直道事君立朝侃侃范文正公稱其動必以禮言必有法予以爲此由公學力之深也

相知不偶

桃溪謝文肅公鐸有讀順天鄉試錄次韻寄潘時用一

律云又是西風桂子秋不聞仙繖上瀛洲英賢出處曾非命歲月江湖念昔遊道德初心知耿耿功名春夢幾悠悠青燈入夜西涯老誰復朱衣爲點頭注云時西涯李學士爲考官而時用復不第豈非命哉蓋時用與西涯平生最相知者時用名辰後以薦舉官至太常又蘇東坡云余與李薦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媿甚作詩送之詩云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苧幾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到春風前歸家但草凌

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吁行止非人所能也天也信乎

三藏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命弘福寺僧懷仁集晉王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筆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目其書爲院體由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後之士夫玩此者學弗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非深於書不足以語此

鍾狂客

廣東鍾狂客名禧甚有詩名能書淮安督理漕運總兵

官平江伯陳公銳辟居幕下成化壬寅嘗過杭友人招遊西湖寄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去遊已辦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峯頭住一年信乎狂客也

論孟荀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以予論之孟子亞聖之才著書立言發明仁義性善之說有功聖門固在冉閔之右至於荀卿則性惡之論首禍仁義故一傳而得李斯流毒吾道卿之學有以

卷之五
五伯
啟之也昔董子有言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卿
之徒大壞皇帝五伯之道則卿亦董子之罪人也豈可
望游夏哉

